DS
735
A2Y86
1771a
V. 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二百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爲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爲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爲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爲漢太祖。故特起名焉。）

己亥　五年。三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將相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

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汜水濟瀆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帝即位處。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皇帝母。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與越同。王無諸為閩粵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是。又曰。故粵王無諸句踐之後。姓騶氏。世奉粵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

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粤王。王閩中地。都治。今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所以寵之也。非士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時有武都

侯臣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横。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卽墨縣東北。今名田横島。帝恐其爲亂。赦横罪。召之。横謝曰。

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宫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横卽至。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卽周尸氏。廏置。置馬以傳驛者。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横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横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

以季布(季曾季氏之別)爲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伋支孫以次爲氏此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髡鉗爲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以俠聞)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事見前)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卽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音厄。其亢。音剛。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殽山注見前。澠。澠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

曰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

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反。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爲燕王。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幾楚公子食采于利。後以爲氏。利幾以陳令降。帝侯之潁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爲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眛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眛計事。眛曰。公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眛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

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雒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
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酇（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酇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
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
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
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
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嘗使
自擇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注見前。）此天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陽武縣鄉漢收東昏縣後廢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覆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漢縣今屬直隸深州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立從兄將軍賈數有大功爲荆王。王淮東故吳地凡五十三縣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爲楚王。王淮西故楚地凡三十六縣兄宜信侯喜字仲帝仲兄爲代王。王代地凡五十三縣長子肥帝微時外婦曹氏子爲齊王。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陽爲羹盡轑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故伯子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

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以曹參為齊相。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今為膠州。屬山東萊州府。）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以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是。）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

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爲什方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爲太上皇漢高祖踐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羣臣豈無諳故事者何爾時但追尊先媪而太公直置不問則侯家令云云父子幾於倒置何止齊東之語而遷賜金區賞如有嘉稱焉見不學無術矣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所愛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祁連敦煌間，控弦十餘萬。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頭曼以爲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

鏑勒其騎習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悉射者。斬。于是先
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後
頭曼出獵。冒頓以鳴鏑射頭
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
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
胡
烏丸之祖。其別爲鮮
卑。在匈奴東。故名。
彊。月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
胡。
東胡王輕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
已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
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欲有之。冒頓
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
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
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滅之。
西走月氏。
月
氏
爲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
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爲小月氏。
南并樓煩
漢書
地理
志。鴈門郡樓煩縣。應劭曰。故樓煩胡
地。樓煩故城。今山西寧武府是。
白羊。
匈奴別種。其王
居河南。河南即
新秦中。
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
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
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魯叔孫氏之別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所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通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贊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張旗志。與幟同。郎中俠與挾同。陛。大行典客後更名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劉攽曰。賓爲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于是皇帝傳警。傳聲唱警。而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爲郎。初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

齧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弟子怨。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習禮成。通言于帝。請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爲郎。通又出所賜金。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眞知當世務。

辛丑 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 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最爲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 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

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察之。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與單于言之。顏師古以應說出桓譚新論。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

冒頓與王黃趙利期。黃利不至。冒頓疑之。亦以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關內侯。無國邑。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曲逆漢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僞遊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爲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意爲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寰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隔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地築未央宮。置縣。以長安爲名。

蕭何治未央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三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建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鄉。而上書奏事謁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蓋作宮之初。厭勝之術或然乎。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是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壬寅

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以上毋得冠劉氏冠爲帝亭長時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氈毹之類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歲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周制天子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彊族齊諸田楚昭屈景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貫後以名為氏）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冀州人謂懦弱為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悞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七年）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貫高等壁人于厠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栢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事在八年）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

貫高以憤怒肇亂謀雖卒能證明其主不惜一死塞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

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致。（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夫（漢官掌議論。）泄公（泄氏族略。泄亦作洩。）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榜刺委困故以竹爲輿處之。）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豈

罪雖何贊之有者悅曰小忠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雖毋赦可也斯言長當

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先是。詔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奴。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守相。

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因于櫟陽置萬年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沛人苛之弟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如意已立爲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

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宛句人。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爲代相。監趙代兵。豨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

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黃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爲代王。刦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于天子而召見也。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閒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爲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固亦出門牝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懸鍾之室信方斬。

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已上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為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衆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是秋黥布反上自擊之何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或說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悅 召平故秦東

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後。以名爲氏。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後信子穨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俱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即文帝。爲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爲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溫良。遂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身親敦勸自爲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曰漢嘉縣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是也至鄭。今陝西同州府華州鄭縣故城是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

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漢淮陽國治陳。今河南陳州府。王。

罷東郡。頴益梁。罷頴川郡。頴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見前。尉趙佗正定人。爲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縣。屬廣東惠州府。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

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絕道絕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爲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魋音椎結音計爲髻一撮似椎東俗也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家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EAST ASIAN LIBRARY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縣屬河南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與一宦者臥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之國（布下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曰阜陽）

爲江南潁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立子長故趙王敖所進美人子。尤三歲爲淮

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
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未詳。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角里
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
呂釋之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之。四人皆至。商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回說建成侯呂釋
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
何不急請呂后乘閒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
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強起見上
曰臣宜從。病甚。是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卧而傅之。時叔
孫通已為大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

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注前見）僮（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間。軍敗。（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王交走薛，（注見前）布遂引兵西。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嗣王）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邑名。徐廣曰：在蘄西。會，工外反；甀，丈瑞反），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於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荊王賈死，前事見。無後，更以荊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莘曰：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于兵戈倥傯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道稍稍振起，蓋實基于此。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

EAST ASIAN LIBRARY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已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

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功也。通鑑考異曰。高祖特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

欲易之耳帝愛戚姬欲立孰以爲信其失在高帝廢惠而立文召與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患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違愛猶帝之正而邂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呂后四皓之力遽能推其事耳此辯士欲誇大四皓之事故遂以太子爲羽翼遷好奇矣愛而採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

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為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

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于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

讀史者於漢高帝論蕭曹諸人事謂帝蓋預知呂氏之禍者然此好奇而不能槩之於理矣蕭曹輩與帝同起患難固宜知之甚悉若呂氏恣睢狼籍幾移漢祚則由後日時至事起非帝所能逆覩使誠先見及此即廢呂氏立趙王彼分義之忍何不可爲顧肯隱忍自釀重禍哉會因閱史記書事及之并揭大指於此。

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鄭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通鑑考異曰。據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將盡族諸將。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亡可蹻足待也。乃以丁未發喪。按呂氏雖暴戾。亦安敢

一旦盡誅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亦不在代此說不足據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癒自入謝會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漢長陵縣也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陽武人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劵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EAST ASIAN LIBRARY

太子盈卽位。是爲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旣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須讒之。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哀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秦官。漢因之。掌宮殿掖門戶使傅教帝。呂須讒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卽釋之。幷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爲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周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EAST ASIAN LIBRARY

趙王如意既酖死。謚曰隱。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音幡。覆也。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

內史王官。十七名也。言獻城陽郡注見前。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前。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謚曰文終。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

EAST ASIAN LIBRARY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沉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淨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為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亦大可笑乎

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己酉 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寖驕。為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之。

EAST ASIAN LIBRARY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搖勾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爲東海王。

搖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諸侯入秦。高祖巳王無諸。在五年。事見前。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搖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巳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

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于高廟月一為之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帝常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宜陽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參為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以周勃爲太尉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擊陳豨既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太尉

EAST ASIAN LIBRARY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遽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豕奸自全者流方且謂為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噱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

宮、漢初太尉官不常設。以勃為之。

癸丑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呂台周呂侯呂澤之子呂產台之弟將南北軍。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宮衛主之京城之軍則為北軍京中尉主之

帝崩。太后哭而泣淚也不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為侍中。謂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太后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重出

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長陵十里。漢置縣。晉廢。

史臣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制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行天子事。故曰稱制。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汪克寬書法曰。既有少帝。曷為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后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于歲下大書。女后稱制。天下之大變。故特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沛人。為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

于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乃以平爲右丞相。呂須以平前執樊噲。數讒之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太后不聽。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于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又怨趙堯爲定趙王如意之策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敖初爲沛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怒擊傷主太后吏。故德之。遂以爲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爲魯王

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爲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今直隷正定府漢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爲孝惠子彊立五年卒以武爲淮陽王

太后立呂台爲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明年卒謚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地理志。縣有蠻夷曰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為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侯。令章入宿衛。以呂祿建成侯釋之子。女妻之。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入宿衛。東牟。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寧海州。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三年。夏。江漢水溢。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秋。星晝見。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中國擊滅南海幷王之自爲功也乃自號爲南越武帝。

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戊午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己未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衞圍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立太爲濟川

胡三省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王。

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

產不之國爲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郎營郎侯澤爲瑯邪前注見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嬃女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

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

長爲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齊之瑯

邪郡封澤爲王。田生與瑯邪王之國勸急行勿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恢后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

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

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言耕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前見物如蒼犬撠謂拘持之也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

立齊王爲帝、于是齊王悉發國中兵、使內史祝午黃帝之後封祝、以國爲氏紿瑯邪王澤、午請瑯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請大王幸之臨淄、與齊王計事。瑯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至瑯邪國發其兵、并將之西、攻濟南、本齊郡。太后割以爲呂國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時產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漢縣。今屬廣平府。侯

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平陽侯窋。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令賈壽晉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爲氏。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

不得。襄平（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侯紀通（紀信子。）尚（主也）符節。乃令持節矯內（讀作納。）太尉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之國。）時通已、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是為文帝。誅呂后所名孝惠子。赦。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鄭駟氏之別。虎而冠。言鈞惡戾如虎著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為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史記索隱。昌。宋義孫。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王乃命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渭橋在西安府故長安城北，今廢。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許負相曰。當生天子。後入漢。高祖內之後宮。一日召幸之。姬曰。昨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生帝。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遂迎立之。

壬戌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爲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薄昭迎于代。

立趙幽王故趙王友子遂爲趙王。徙瑯邪王澤爲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紿瑯邪王澤留之。事具前。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爲燕王。瑯邪復歸齊。

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于是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爲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袁盎字絲楚人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

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爲皇太子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爲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風俗通夏帝相后緡方娠遭寒氏之難逃出自竇生少康其支孫以竇爲

氏爲皇后。后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後呂后出宮人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畧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厚賜田宅家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

TORONTO, CANADA MSS

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昌爲壯武侯（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

帝既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爲壯武侯（諸從官張武等六人）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秦官。漢因之。掌穀貨）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粤。南粤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林縣。侯周竈擊南粤。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元和志。嶺南道邕管。貴州。本西甌駱越地。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貴州。今廣西潯州府貴縣。鬱林故城在縣南。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粤。召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于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

TORONTO, CANADA MSS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

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
王分棄前患。通使如故。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
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
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奉書。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輩。上書謝過。終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并獻方物。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賈誼爲大中大夫。

史臣但云治平爲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甚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已非王成黃霸輩所能及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吳公召置門下。帝召以爲博士。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悅之。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

平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後平曾孫何坐法棄市。竟不得續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

TORONTO, CANADA MSS 14

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衞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減而留者纔足充數而已。）餘皆以給傳置。潁陰（漢縣。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侯騎（侯家之騎。）

從賈山（潁川人。）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TORONTO, CANADA MSS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悼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帝嘉納焉。帝每

賈誼首議積貯，鼂錯繼之，以重農貴粟。其言雖雜出於管商，然崇本抑末，實為足食之原也。

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郤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治盧故城

TORONTO, CANADA MSS 1A

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治晉陽。注見前。揖爲梁王。治雎陽。今歸德府商邱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憐趙王友幽死。故既立其太子遂。又復立其少子。城陽、濟北、以平諸呂有功。故王。三王。然後立皇子。三皇子同日立。後武徙淮陽。參徙代。並有太原。揖好讀書。帝愛之。異于他子。立十年卒。無子。武遂徙王梁。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堯事。見前。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欺也。初約祝詛。後相欺謾。中道而止。無恥之也。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爲誹謗。此細民

之愆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漢縣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BLOOR TORONTO, CANADA MSS 1A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黥布反即封長爲淮南王事具前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恙而常心怨食其弗敢發至是入朝王素驕蹇不奉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見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

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注俱見前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章立歲餘卒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今直隸趙州侯

TORONTO, CANADA MSS

柴武爲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字季，堵陽人。）爲廷尉（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北。）上問上林尉（漢上林苑，有令丞，尉屬水衡都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漢制，縣有鄉嗇夫，掌聽訟，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爲宮車令。衛尉屬掌司馬門天下上事四方貢獻皆領之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霸陵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至是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玉海架渭者三橋中渭橋在長樂宮北西渭橋亦曰便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萬年東。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TORONTO, CANADA MSS 1A

上

釋之謂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妄殺之端前人已有論其失者且法之所加惟在當罪使罪果當死則雖誅之不爲過否則畸輕畸重皆非所以弼教也

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讀曰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潁陰侯灌嬰卒（謚曰懿）以張蒼（武陽人）爲丞相

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爲計相專主計籍至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爲丞相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六家蒼用顓頊歷于六家疏濶中最爲微近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召河東漢河東郡治安邑安邑注見前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TORONTO, CANADA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謂對獄之辭獄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名。自後諸帝皆自立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姦民趨利雖日禁盜鑄猶恐不免又可聽其放鑄耶二賈所言似切中情弊而議爲尤詳

丙寅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杜佑曰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于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文亦曰半兩稍輕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言錢者

TORONTO, CANADA MSS 1A

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以諸侯卽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當作故鄣。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漢故鄣縣。其東有銅峴山。括地志。吳採鄣山之銅。卽此。〕鑄錢富埒天子。大中大夫鄧通〔蜀郡南安人。〕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今四川雅州府榮經縣。漢嚴道其北有銅山。〕使鑄錢。財過王者。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丁卯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書。引管蔡以爲警戒。長不悅。至是謀反。〔令男子但等與柴武子奇謀以輂車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置法。赦長死。

徒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恚憤不食死。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十二年。追謚長曰厲王。

TORONTO, CANADA

論賈誼者或責備漢文或歸罪絳灌或咎誼不能自用獨班固以爲誼以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斯言最當蓋誼才學頗優然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遺之繡袷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晉中行氏之别）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條而記之）以計課其人衆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誼以適去

以年少銳于進取能動而不能靜以吳六初薦用而卽請改朔易服觀之使竟得柄用其不至制作紛更如宋之王安石者亦幾希耳

意不自得。渡湘爲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爲賦以自廣。久之。上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顏師古曰。福也。受釐。祭畢而受神之福也。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爲非。愚則諛。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其畧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曩時高皇帝

TORONTO, CANADA PASS 1A9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
者九起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
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
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莫若令如長沙
王欲臣子之勿葅醢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
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割
地定制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
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平居不可屈信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
也天下之勢方倒懸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
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
官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TORONTO, CANADA

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后服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而富人大賈召客者以被牆。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得。則反脣而相稽。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相同矣。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筦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

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遂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世主之欲民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
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皇
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
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盍引
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
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
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
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是以黥劓之罪
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
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刑然則堂不亡陛
乎被戮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
榜笞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
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

TORONTO, CANADA

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墜馬死。揖無子。誼請爲梁立後。而以淮南地益淮陽。帝于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　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昭初封軹侯。既死。帝爲置後。

壬申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漢縣。今爲州。屬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秦官。漢因之屬詹事。鼂錯鼂與朝同王子朝之後以名爲氏。錯潁川人。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山林川阜。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平原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兩陣相近。可前可後。劒楯三不當一。矛鋋之地萑葦竹蕭。草木茂接。長戟二不當一。劒楯之地曲道相伏。險阸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懈。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

TORONTO, CANADA MSS 1A

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猶弗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言驟發其矢也。），矢道同的（言用矢者同中一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鎧。）木薦（以木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

TORONTO, CANADA MSS 1A

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註見前）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初學申商法。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

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予之。能自供贍即止。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

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一連十連爲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癸酉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漢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滑縣北東潰金堤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東白馬漢縣故城在衛輝府滑縣東北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劉友益曰書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

鼂錯上言請重農貴粟畧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亡有

TORONTO, CANADA MSS

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今農夫五口之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

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其言乃下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謂無孝悌力田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

TORONTO, CANADA MSS 1A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

漢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以太牢祀先農。百官皆從。以次耕。又春桑生。皇后親桑于苑中。養蠶于繭館。以少牢祀蠶神。還獻于繭館。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輙移過于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受黃帝扁鵲脈書。診病知生死。有罪當

TORONTO, CANADA MSS 1A

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意有五女臨行、恚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其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與勤同）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本謂農末謂商賈）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卬（卬姓孫見功臣表）虜人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見前）候騎至雍甘泉（注見前）詔

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即還

赦作徒魏尚槐里人復爲雲中守漢雲中郡治雲中縣即趙故城注見前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顏師古曰謂年已老也考唐在武帝初年九十餘則此時年當餘六十故帝呼之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TORONTO, CANADA

召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廩假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所上首虜之數差六級因坐罪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賈誼初請改正是服且謙讓未遑何以於黃龍之見即議準祀彼新垣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注見前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注此五時之五帝也五時詳後景帝中六年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爲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黃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

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閒乎文帝三代下令主於此不無遺憾

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是遂絀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最爲高第錯對策大略以爲五帝其臣莫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擢爲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TORONTO, CANADA MSS 1A

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廟同一宇。帝各一殿。面五門。各如其方之色。括地志。廟在咸陽東臨渭。夏四月。帝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采取之也六經中。作王制。即今禮記王制篇。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齊王則哀王襄子。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注見前。王。賢爲菑川。治劇。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王。雄渠爲膠東。治即墨。王。卬爲膠西。治高密。今縣屬萊州府。王。辟光爲濟南。治東平陵。今濟南府歷城縣是。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仍治壽春。勃爲衡山王。治六。注見前。賜爲廬江治舒。今江

玉杯尚可假刻日卻何以
復中新垣平之荒誕與文
成五利無異文帝卒覺而
誅之庶幾不憚改過耳

南廬州府廬江縣是王。厲王四子東城侯良已卒。故不封。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立汾陰注見前。廟。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于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注見前。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于是治廟汾陰。欲祠鼎出。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于改正。之成反。正朔也。服。服色也。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

TORONTO, CANADA MSS 1A

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同糜。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時上遺匈奴書。）

（匈奴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當戶。匈奴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屠原。爲申屠氏。嘉梁人。）爲丞相。

張蒼病免。（蒼罷相。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歲乃卒。）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爲丞相。嘉

為人彊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通初以櫂船爲黄頭郎帝嘗夢欲登天不能有黄頭郎推之上顧其衣尻帶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姓名曰鄧通鄧猶登也帝遂愛幸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顔師古曰言當私戒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史也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辛巳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勃次子，封條侯。）等屯兵備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漢郡，治膚施。膚施縣，今屬延安府。）、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顏師古曰：令，姓；免，名也。）屯飛狐，蘇意屯句注（飛狐、句注，注俱見前。），張武屯北地（漢郡，治馬領，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周亞夫次細柳（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即亞夫屯兵處。），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秦故關門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哉稱善者久之

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秦官漢因之掌徼循京師）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

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與功同。十

文帝仁儉之德嘗觀其大者遺著已史臣博採傅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當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實有刺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親尊令傳哉何捫讀史

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由粗及細。大功中祥。小功大祥。纖則禫也。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葬霸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其西北為霸陵縣。即霸上也。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索隱。新豐驪山上。有露臺鄉。即文帝欲作臺處。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綈厚繒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

屢及之蓋以辭寓意學
通病不可不知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啟即位。是爲孝景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

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事具前）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三十而稅一也

減笞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下詔曰加笞與重罪（謂死刑）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然尙有不全者後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事在中元六年）又定箠令以（箠竹爲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自是笞者得全

以張歐（沛人字叔高祖功臣安邱侯說少子）為廷尉。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丙戌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德為河間王（故河間哀王福薨無子以其地封德）閼為臨江（治江陵注見前）王（立三年薨無子）餘為淮陽（注見前）王後徙魯非為汝南（治平輿注見前）王後徙封江都彭祖為廣川（治信都注見前）王後徙趙發為長沙（注見前）王（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故以其地封發）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在霸陵南）

六月。丞相故安侯申屠嘉卒。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爲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人心哉

時鼂錯爲內史。（秦內史掌治京師漢因之。）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郎中令。衞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疾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內垣外游地）垣也。嘉聞。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自首于上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歐血而死。謚曰節。

以陶青（陶。陶唐氏之後。青。高祖功臣開封侯舍子。）爲丞相。鼂錯爲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漢國。注見前。）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以傳位重事爲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啓寵召亂即翦桐之說亦不可比類矣

熒惑前。注見。逆行守北辰。中宮北極五星。亦曰天極。月出北辰間。月有九行。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前。注見。逆行天廷。太微爲天廷。中。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大縣。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竇嬰。嬰字王孫。太后從昆弟子。引卮進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嬰遂病免。太后除嬰門籍。出入殿門之籍。梁王以此益驕。廣睢陽城。築東苑。招延四方游士。莫不至焉。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東苑。亦曰兎園。在

商卯縣東。

長星出西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元王交之孫。趙王遂反。以條亦作脩。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有南條城。故漢縣也。侯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抵。擲也。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語見韓非子。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于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乃解。然以此日益橫。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卽

鼂錯削地之謀雖中無成算而出之太驟然猶曰爲

國家計久安也至事變已成乃汲汲自請居守欲以苟免自全則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位。錯曰。吳王不朝。于法當誅。文帝弗忍。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各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吳王使應高口說膠西王。王初不許。高說以兩分天下。乃許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膠西羣臣聞其謀。諫王曰。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因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穆氏楚穆王之後以謚為氏浮丘復姓伯齊人韋豕韋氏之後孟彭城人後徙鄒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孝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棘壁即春秋大棘注見前乘勝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黃輩甚遠景帝既與定計旋為讐口所動斬謀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之其識見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皆敗還。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殺御史大夫鼂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間。吳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吳反。錯以盎宜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盎曰。今吳楚反。于公意

何如。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作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黙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使吳。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錯議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初。錯建議侵削諸侯。其父自潁川來。謂曰。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吳楚反。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城固人亦曰鄧先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因留盎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懷節旄夜亡走梁遂歸報

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戊自殺

亞夫之將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今縣屬陝西西安府本漢置以藍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

韓安國睢陽人字長孺張羽楚故相張尚弟楚反尚諫被殺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漢縣歷代因之今爲江南鎮江府治保東越越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楚王戊軍敗卽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爲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壬子晦日食

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先是三國（膠西。膠東。菑川。）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官中大夫。氏族畧。路出帝摯之後。以國爲氏）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

飲藥自殺膠西王內祖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西南侯韓頹當執金鼓出詔書讀之卬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說梁王曰濟北雖墜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閭太子壽為齊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治盧奴今直隸定州王

帝以將閭迫刼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立禮

時封平陸侯爲宗正。奉元王後。

戊子 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即武帝。

榮栗姬子。徹王夫人子。王夫人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女孫也。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臧兒更嫁田氏。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金氏婦當貴。奪而內之皇太子宮。是爲王夫人。生男徹。徹方在身。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爲貴徵焉。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劉攽曰。是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胡三省曰。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考劉胡二氏之說。蓋亦闕疑之意。而徐昭文考證。以五年當書于日食之上。薛應旂甲子彙紀。又以日食紀于四年之首。未知孰是。今仍通鑑。

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廬江王賜爲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

衡山。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豫作壽陵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自是諸帝皆豫作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卽位。爲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辛卯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長公主嫖（卽館陶公主。帝之姊。下嫁陳午。嫖。匹肖反。長公主名也。）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典客改大行令掌九儀之制）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以郅都（郅商時侯國後以爲氏都河東大陽人）爲中尉

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

及為中尉。獨先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事在中元二年。）王欲得刀筆。（顏師古曰。古者著書于簡牘。必用刀。）為書謝上。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予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壬辰　中元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胡三省註。原都地名。蓋屬衡山。）雨雹。大者尺八寸。

癸巳　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子越為廣川王。（彭祖徙趙。故立越。）寄為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寵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爲漢嗣。王遂入朝。七年。在前帝使使持乘輿駟。迎于關外。既朝。上疏因留。王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會栗太子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事具前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而使梁王歸國。梁王由此怨盎。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梁刺

者十餘曹。先刺者聞盎名不忍刺。其後曹遮殺盎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于是
天子意也猶疑梁。逐賊。果梁使之。遣田叔往案捕詭勝。詭
勝匿王後宮。內使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也見誘邪臣
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
夜啼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
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畢。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
出之。上方怨梁。道使覆按梁事。冠蓋相望于道。王恐。使
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于
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卽伏誅。太后無
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
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
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
封之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
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鄒陽齊人。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廏。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括地志在萬年縣東北萬年今咸寧縣治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茅蘭梁大夫說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甲午 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乘爲清河治清陽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東王立十二年卒無子國除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黙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桃侯劉襄子。嗣爲侯。爲丞相

乙未 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丙申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今復為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猶言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謂不服也。者。輒讞之。

地震。

丁酉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為大理。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後更為大鴻臚。治粟內史為大農。後更為大司農。將作少府本秦官。掌治宮室。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本秦官，掌列侯。為都尉。後更名右扶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為長信少府。將行本秦官。皇后卿。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先是更郡

守爲太守。都尉爲都尉。更諸侯丞相爲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爲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時。史記封禪書。雍五時。索隱曰。秦宣公作密時。祀青帝。靈公作上時。祀黃帝。下時。祀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本四時。後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吾而具。遂作北時。祠黑帝。于是雍有五時。括地志。五時。原俱在雍縣南。考秦襄公作西時。文公作鄜時。皆祠白帝。以非雍地。故不在五時之數。

夏。四月。梁王武卒。謚曰孝。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幾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梁後五王。濟川。濟東。俱以罪廢。山陽。濟陰。俱無子。國皆除。惟梁獨存。

六月。匈奴寇鴈門。漢郡。治善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成紀人。為上郡太守。廣初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公孫昆邪謂上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乃徙上郡。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南陽穰人為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成後遷內史。以罪廢。已復起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戊戌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顏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無辯息謗固不失爲長者然無辯足矣買金而償矯情斯甚且我乃無兄不已深于自明乎蘇軾謂不疑蒙垢求名良然

亞夫爲將則有功爲相則守正賈誼所謂可以託不御之權者庶幾近之反謂

八月。以衛綰（大陵人。）為丞相，直不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不疑，南陽人。）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戲車（顏師古曰：若今弄車之技。）為郎，事文帝，遷中郎將，醇謹無它。（無餘志念也。）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

鞅鞅非少主臣而取醇謹
無它之衛綰者以爲知人
之明乎

顧尙席者主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嫌恨之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工官即尙方之工尙方少府屬掌工作器物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汚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紀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少府屬掌膳食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無攘弱衆無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盗盗謂犯法者也共盗為盗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不明也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月貫天庭注見中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用其資以雇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孝武帝。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注見前。

史臣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